

杜少陵集詳註

杜
仇兆
青
鑒註
著





2 039 9635 5

杜少陵集詳註

仇杜
兆
鰲 甫
註 著



本書採用商務印書館舊有文庫本紙型校訂重印。原裝分訂十冊，每冊面數各自起迄。現在合訂四冊，目錄、頁碼仍舊，請讀者注意。

進杜少陵集詳註表

翰林院修臣仇兆鰲奏爲恭進杜詩詳註事。本年孟夏之月，伏蒙皇上傳諭翰林諸臣所著詩古文章，抄錄呈進，以備御覽。臣伏思俚語蕪詞，本無文理，不足以仰瀆尊嚴。謹錄三載以來所著杜詩詳註二十五冊，刻呈進者。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尼山六籍，風雅垂經內之詩。杜曲千篇，詠歌作詩中之史。上承三百遺意，發爲萬丈光芒。前代詞人於斯爲盛，後來作者未能或先。白國風降爲離騷，離騷降爲漢魏淵源相接，體製日新。晉宋以還，陶謝之章特古，齊梁而下，陰何之句斯工。其餘月露風雲，但知流連光景，雖有唱酬贈答，奚足陶冶性靈。迄乎三唐，專攻詩學，迺貞觀作人之盛，至開寶右文之時，蔚起人材，挺生李杜。李豪放而才由天授，杜混茫而性以學成。昔人謂其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千古以來一人而已。蓋其篤於倫紀，有關君臣父子之經，發乎性情，能合與觀羣怨之旨。前寒後塞諸曲，痛書鋒鏑陷危，三吏三別數章，慘訴閭閻疾苦。自麻鞋謁帝，而草疏陳言，鴻灝可奪，方聽軍前露布，汗趨鐵馬。早瞻陵上雲飛，籌鄰下之師，聞關專貌虎，看安西之兵過，力搗鯨鯢。李泌歸山，收京而懷商老，汾陽釋甲，赴隴而議築壇。當劍閣初經，已慮英雄據險，及夔江久客，仍憂節鎮爭權。平日欲堯舜其君，非虛語也。書生談軍國之事，如指掌焉。以故敦厚溫柔，託諸變雅變風之體，沉鬱頓挫，形於曰比。曰興之中，宋人得其議論嶢嶢，別開堂奧。元世需其風神秀麗，窺見戶庭。後之解杜諸家，

非不各據心力。意本淺也。而鑿之使淺。事本近也。而推之使遠。引徵古典。但汙流而忘源。採摭稗官。猶得此而遺彼。從前註解。不下百家。近日疏箋。亦將十種。或分類。或編年。今昔互有同異。於分章。於解句。紛紜尙少指歸。世言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地。皆不可以讀杜。豈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已自註其詩乎。臣於退食餘閒。從事少陵詩註。本文先釋。依歐氏之解詩。故實附詳。倣江都之註。澤祇恐而牆等誦。漫然學步貽譏。茲者恭遇皇帝陛下聰明天縱。學問海涵。詮釋五經四書。允矣開來而繼往。發揮通鑑綱目。洵哉靜聖而動王。典訓心傳。創垂萬年謨烈。古文手輯。網羅歷代英華。宸翰勒之岱宗。快觀翔鸞。鳳凰詩章。光於孔壁。式瞻復旦。卿雲幸際昌時。躬逢盛事。徒忝清班之末。未窺中祕。諸書臣少習遺經。粗通章句。壯遊藝圃。謬握丹青。瑣迫趨何有郊壇之三賦。白頭尸素。曾無春顰之七言。蒙諭獻文。祇慚末學。伏惟少陵詩集。實堪論世知人。可以見杜甫一生愛國忠君之志。可以見唐朝一代育才造士之功。可以見天寶開元盛而忽衰之故。可以見乾元大曆亂而復治之機。兼四始六義以相參。知古風近體爲皆合。愚蒙一得。冒達九重。倘邀清燕之鑒觀。以當采風之陳獻。庶前修生色而新簡垂光矣。謹以所註詩賦二十四卷。并連譜序傳文。繕寫完編。裝潢成帙。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隨進以聞。

康熙三十二年十一月 日翰林院編修仇兆鰲上表

杜少陵集詳註自序

臣觀昔之論杜者備矣。其最稱知杜者莫如元稹韓愈。稹之言曰：上薄風騷，下該沈宋，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詞氣豪邁，而風調雨順，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愈之言曰：屈指詩人，工部全美。筆追清風，心奪造化。天光射洞庭，秋寒玉萬頃，清光流二子之論詩，可謂當矣。然此猶未爲淺知杜者。論他人詩，可較諸詞句之工拙，獨至杜詩，不當以詞句求之。蓋其爲詩也，有詩之實焉，有詩之本焉。孟子之論詩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詩有關於世運，非作詩之實乎？孔子之論詩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又曰：可以興觀群怨，邇事父而遠事君。詩有關於性情倫紀，非作詩之本乎？故宋人之論詩者，稱杜爲詩史，謂得其詩，可以論世知人也。明人之論詩者，推杜爲詩聖，謂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萬世也。使舍是二者而談杜，如稹愈所云，究亦無異於詞人矣。甫當開元全盛時，南遊吳越，北抵齊趙，浩然有跨八荒凌九霄之志。旣而遭逢天寶，奔走流離，白華州謝官以後，度隴客秦，結草廬於成都，瀼西扁舟出峽，泛荆渚，過洞庭，涉湘潭，凡登臨遊歷，酬知遺懷之作，有一念不繫屬朝廷，有一時不痾瘵斯世斯民者乎？讀其詩者，一以此求之，則知悲歡愉戚，縱筆所至，無在非至情激發，可興可觀，可詳可怨，豈必輾轉附會，而後謂之每飯不忘君哉？若其比物託類，尤非泛然如宮桃秦樹，則悽愴於金粟堆前也。風花松柏，則感傷於邛山路上也。他如杜鵑之憐南內，螢火之刺中官，野莧之諷小人，苦竹之美君子，卽一鳥獸草木之微，動皆切

於忠孝大義。非他人之爭工字句者。所可同日語矣。是故註杜者。必反覆沉潛。求其歸宿所在。又從而句
櫛字比之。庶幾得作者苦心於千百年之上。恍然如身歷其世。面接其人。而慨乎有餘悲。悄乎有餘思也。
臣於是集。乾隆元年。先聖領提綱以疏其脈絡。復廣搜博徵以討其典故。汰舊註之積釀叢脞。辯新說之
穿鑿支離。夫亦以孔孟之論詩者。以解杜。而非敢憑臆見爲揣測也。第思顯微同陋。統漏良多。幸逢聖世。
作人文教誕興之日。從此益擴見聞。以補斯編之闕略。是又臣區區之願爾。

昔康熙三十二年癸酉歲長至日。翰林院編修臣仇兆鰲謹序。

本傳

舊唐書文苑本傳

杜甫字子美本襄陽人後徙河南鞏縣

杜叔昆傳云「晉書」其先京兆杜預傳云「京兆杜陵人又「宰相世系表」

之田園襄陽杜氏出族望本出杜陵故詩每稱杜陵野老進封西岳賦表亦云臣本杜陵人也杜陵在洛陽城南故公曾祖

依藝位終羣令禮審言彩膳部員外郎自有傳父閑終奉天令甫天寶初當作開元末應進士不第天寶末獻

三大賊盜玄宗奇之召試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參軍十五載祿山陷京師肅宗徵兵靈武甫自京師宵遁

赴河西謁肅宗於彭原。拜右拾遺。〔朱注〕肅宗於鳳翔舊史誤也。房瑄布衣時與甫善。時瑄爲宰相。請自帥師。

討賊帝許之。是年十月瑄兵敗於陳濤斜。明年春瑄罷相。甫上疏言瑄有才。不宜罷免。肅宗怒。貶瑄爲刺

史出甫爲華州司功參軍。時關輔亂離。穀食踊貴。甫寓居成州同谷縣。自負薪採梔。兒女餓殍者數人。久

之召補京兆功曹〔朱注〕「公不赴京兆功曹乃上元二年冬當作廣德二年春黃門侍郎鄭國公嚴武鎮

都奏爲節度參謀檢校尙書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劍南時表【新書】在武再武與市世舊。待遇甚隆。市性媚。

躁無器度恃恩放恣此句刪嘗憑醉登武之牀。睜眦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爲忤。甫於成都

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咏。與田夫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永

泰元年夏。武卒。市無所依。及郭英父代武鎮成都。英父武人。麤暴。無能刺謁。乃遊東蜀。依高適。既至。有前

杜少陵集詳註 一本傳

劉
陶

適卒。

〔朱注〕

適白西川入朝在嚴武再鎮前拜散騎常侍乃卒舊書誤也實是歲崔寧殺英父楊子琳

攻西川蜀中大亂甫以其家避亂荆楚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

〔朱注〕

公居江陵及公安頗久其

梓亂者誤也公嘗往來梓閬間新史云往來

梓亂亦誤二史庶居蜀下峽事皆不詳

乃泝沿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甫嘗遊岳廟爲暴水所阻旬日

不得食耒陽尉令知之白權舟迎甫而還永泰二年

〔朱注〕

唐武宗武子嗣業自耒陽遷甫之柩歸葬於偃師西北首陽

岳陽時年五十有九子宗武流落江湖而卒

元和中宗武子嗣業自耒陽遷甫之柩歸葬於偃師西北首陽

山之前天寶末詩人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有飯顆山頭之嘲詈

〔朱注〕

〔本傳〕

〔本傳〕

〔本傳〕

〔本傳〕

〔本傳〕

〔本傳〕

〔本傳〕

〔本傳〕

〔本傳〕

〔本傳〕

〔本傳〕

〔本傳〕

〔本傳〕

〔本傳〕

〔本傳〕

〔本傳〕

〔本傳〕

〔本傳〕

〔本傳〕

〔本傳〕

〔本傳〕

〔本傳〕

〔本傳〕

〔本傳〕

〔本傳〕

〔本傳〕

〔本傳〕

〔本傳〕

〔本傳〕

〔本傳〕

〔本傳〕

〔本傳〕

〔本傳〕

〔本傳〕

〔本傳〕

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先鳴諸子。至沉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_五。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原注〕一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於范陽。明年改元。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載。亡走鳳翔。上謁。拜左拾遺。與房琯爲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推_{一作}問。宰相張鎰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爲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才堪公輔。陛下果委而相之。觀其漢念主憂義。形於色。然性失於簡。酷嗜鼓琴。廷蘭託琯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爲非。琯愛惜人情。一至玷汚。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_{尼六}。覬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訐激。違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孱弱至餓死。〔朱氏曰〕公之十四載。自京兆赴奉先時。事若往鄜迎家。則在至德二載。蜀史蓋誤。當以奉先詠詩正之。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爲華州司功參軍。〔原注〕乾元元年。甫自左拾遺。轉參軍。去華之秦州。結廬城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原注〕廣德元年。甫補京南東。西兩川。武再帥劍南。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詣_{一作}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爲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

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朱氏曰〕此說出詳詩集〔魯昌曰〕以甫詩考之嚴武來鎮蜀彝已交印入觀史當失之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以

登衡山內客來陽未陽縣在衡游獵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

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新書〕公卒於牛肉白酒此題舊史之訛黃伯思已力辯其謬詳見年譜未本末唐史氏感於劉伶據道小說之言曰子美山蜀往來憐以時酒自適一日過江上洲中飲醉不能復歸宿酒家是夕江水暴漲子美爲驚湍漂泛其尸不知落於何處玄宗還南內思子美詔求之義令乃積

空主於江上曰子美爲白酒牛炙腹餓而死葬於此矣以此聞玄宗故唐史氏因有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之語信哉史氏之訛矣〔按〕此說欲藉牛酒低死之誣而反坐以漲水漂溺之慘與李觀補傳同

出俗子甫放曠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

妄撰耳甫放曠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

登吹臺〔今東京城東南〕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爲歌詩傷時憊一作弱情不忘君人

憐其忠云

贊曰唐製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間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沿襲遂

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變萬狀兼古

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

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於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

萬丈長誠可信云

繫按舊書記事略而論文詳備載元稹原序亦失史家裁制之法新書記事稍詳其論贊一段簡括遺
 動處類歐史筆意但二史均有差謬牛酒飲死之慘舊史既經於後嚴武欲殺之端新史復務於生
 前皆疑案之常例者茲探前人諸說足以一夏段子時反次年公作去秋兩史記事多有舛誤杜傳尙然其
 餘差謬者亦當據杜詩正之如上元二年夏段子時反次年公作去秋兩史記事多有舛誤杜傳尙然其
 度爲徐知道阻拒誤矣大曆元年杜贈李丈詩稱李勉爲汧公史謂大曆五年勉自嶺南還京始封汧
 公誤矣宜乎當時
 有糾謬之作也

杜氏世系

當陽侯預

一代

錫

二代

尹耽

三代

四代

五代

六代

七代

乾光
齊司徒
右長史

漸
梁邊城
太守

八代

九代

十代

十一代

十二代

十三代

十四代

十五代

叔毗

某

某

依藝

審言

閑

南

宗文

宗武

嗣業

周史見州
刺史義鄉
子康

隋河內功
郡司馬
參軍令
嘉縣令
見萬年
縣君
兆杜氏
墓誌

監察御史
河南令

修文館學士
尚書郎
外部郎

兗州司馬
終奉天令
并見國
封尉
專尉
登尉

南弟有
占觀知
行未故

杜工部年譜

【唐】睿宗先天元年壬子即景雲三年正月改元太極

甫生呂汲公詩譜云「一歲謫本傳皆言公年五十九歲卒於大曆五年庚戌則當生於是年蔡興宗

甫生依舊以監察御史今於河南府之鞏縣依舊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修文館學士尚書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開京兆府奉天縣令閑生甫

【玄宗】開元元年癸丑即先天二年也七月歸政於帝十二月改元

開元三年乙卯

公舞劍行序云開元三年余尙童稚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黃鶴曰」公七歲能詩則四歲記事非不能矣呂諸疑其年必有誤非也

開元六年戊午

公壯遊詩云七齡思卽壯開口詠鳳皇又進鵬賦表云白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歲矣約千有餘篇

開元八年庚申

壯遊詩云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張

開元十四年丙寅

壯遊詩云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揚斯文程魏徒以我似班揚

開元十九年辛未

公在東都。五月公祖母范陽太君卒於陳留之私第。八月歸葬。偃師公作墓誌。太白自翰林放歸客遊梁宋齊魯相從賦詩。正在天寶三四載間。朱曰按舊唐書是時謂開元二十五年。公從高適李白過汴州登吹臺懷古以寄李十二白詩證之其謬信矣。

天寶四載乙酉

公在齊州。是年。裴皇甫淑妃神道碑。夏陪李北海宴歷下亭。一錢曰高適李白俱有贈惠詩。當是同時。白有香郡石門別杜二甫詩。或四五載之秋也。

天寶五載丙戌

公歸長安。黃曰壯遊詩放蕩齊趙而裘馬頗清狂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則歸京師在天寶四五載間。

天寶六載丁亥

公應詔退下留長安。元結驗友文云天寶六載詔天下有一藝詣轅下。李林甫命尙書省試皆下之。遂賀野無遺賢。時公與結皆應詔而退。

天寶七載戊子

公在長安

天寶八載己丑

公在長安間至東都。黃曰公洛城北驕玄元廟詩云五聖聯龍袞。唐史加五帝大聖字在八載間六月可證是年公又在東都。

天寶九載庚寅

公在長安